

社火闹春

文雪梅
(陕西)

陇州社火生动逼真的造型,夸张传神的脸谱,新颖别致的服饰道具,让陇州人对社火爱得深沉、爱得浓烈,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则是社火云集,社火比武最隆重的盛大节日。

正月十五的清晨,公鸡刚打第一遍鸣,寂静的村子里还雾霭氤氲。村里的大喇叭就唱起了高亢有力的秦腔戏,接着就是社火会老总管的声音:“……装社火的人快到村委会化妆!”

暖暖的被窝里,还在做美梦的孩子一听到喇叭里的声音,揉揉朦胧的睡眼,一骨碌爬起来,直奔村委会,这些孩子都是准备装社火的“身子”(演员)。大人们在热腾腾的炕上再也睡不着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窗户外,盼着天亮。

村委会的院子里人头攒动。化妆的老艺人熟练地给“社火身子”描眉画眼,他们画的脸谱线条清晰,配色明快,不流不污,十分具有艺术之美。黑虎、灵官、关公、张飞、白娘子这些经典角色最受人们的喜爱,如果没装到理想的角色也无所谓,只要能装一次社火,就足矣,打心眼里高兴,贵在参与嘛。

记得有年,堂妹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心想过把社火瘾。我也有此想法,于是,她拉上我去村委会,积极报名装社火。堂妹长得俊俏可人,性格活泼大方。她叽叽喳喳地对社火总管说:“大叔,我要装皇帝!”想不到,总管大叔仔细打量她,“扑哧”一笑:“你是雀儿撒——戴不了王帽!还是装别的丫鬟之类的角色吧!”在场的人被他的话惹笑了,笑声荡漾在村子上空久久未散。

装社火没有分文报酬,都是自愿的,但是就为争抢一个满意的社火角色,像堂妹这样的铁杆社火迷,真是煞费了苦心,图的就是个热闹和喜庆。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装社火能给全家带来一年的好运呢!

装好的社火,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大群社火“粉丝”,前呼后拥,直至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响起。

伴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往日寂静的村子沸腾了。男人女人,老的少的都笑开了颜,脸上绽放出一朵正月里的腊梅花,不约而同地涌出家门,异口同声地喊着:“看社火走!”

早饭后,各个村社的社火队伍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沿路的群众像迎接贵宾一样,鞭炮齐鸣。小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锣鼓喧天,鞭炮长鸣,彩旗飘扬,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人们挤在街边、探身窗外,甚至连路边的树上都站上了小观众,社火像块磁铁,牢牢地吸引着人们。

随着震耳欲聋、排山倒海的锣鼓声,威风凛凛的马社火来了,走得小心翼翼的高跷社火也毫不示弱地跟在身后。最精彩的当属大卡车上的芯子社火了,这些演员都是几岁的小孩,他们的身体被固定在高空精巧的芯子上,还摆出不同的姿势,惟妙惟肖,生动有趣。卡车周围装饰着与党的政策相关的标语、图案,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建设等等。仔细看,卡车简直成彩车了,那开得娇艳夺目的“桃花”,像是有幽幽的清香散发出来;翠绿翠绿的“松树”,如同初春的一片新绿。社火像一条看不见头尾的长龙,游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游走出一片欢乐喜庆的海洋。

正月里,陇州大地的三尺冰封与刺骨的寒风挡不住社火欢快的鼓点,社火,唤来了春风,吹绿了陇州大地,清凌凌的景观水面倒映着生机盎然的陇州新城,还有热火朝天的日子。

社火,给陇州人迎来了又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们的节日——

元宵节

滚冰与撒灯

佟雨航
(黑龙江)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看着大街上五彩缤纷、各式各样的花灯,我不禁想起儿时元宵节在乡下滚冰和撒灯的经历来。

儿时生活在乡下,年夜饭的欢乐还没完全散尽,我们小孩子便开始期盼着过元宵节了。因为在元宵节,我们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滚冰,还可以在屯子里的街道上尽情地撒灯玩儿。

滚冰谐音滚病,是我们东北的民间风俗,据老一辈人讲,滚冰能滚掉身上的病气、晦气和灾气,一切不吉之气,通过在结冰的河面上一滚,便都让冰雪沾去了,春天冰雪一化,就被河水冲走了。因为我们村子附近没有江河湖面,所以每年元宵节的晚上,我们小孩子就到井台边儿滚冰。那时,乡下没有自来水,人们吃水全靠一口辘轳水井,井工每天早起吱吱呀呀地摇着木辘轳,把水从深井中一桶桶摇上来,然后倒在一个方形的铁槽子里,村民们用水就担着扁担来水槽挑水。一到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水槽四周就冻结了一层厚厚的光滑的冰,每次人们来水槽担水,都得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人仰桶翻。

大人们恨死了水槽四周厚厚的积冰,可它却成了我们小孩子的天然乐园。我们每天放学或放寒假,一写完作业,就会偷偷溜出家门,来到水槽边溜冰玩儿,常常把衣服弄得很脏,回家自然少不了母亲的一顿臭骂。但我们没两天又会忘个一干二净,屡“骂”不改,照样溜冰不误。只有一天,我们玩冰是不会挨母亲骂的,那就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母亲不但不骂我们,还主动叫我们去水槽边滚冰。母亲叫我们在冰上一边打滚一边嘴里叨咕:“骨碌骨碌冰,腰不酸来腿不疼,身子轻松祛百病。”

滚完冰,每家每户就开始撒灯了。早在夏秋时节,人们就开始收集一些锯木时产生的锯末子或香蒲等,晒干了收藏起来备用。等到了元宵节,人们便把锯末子或香蒲浇上一点汽油或煤油,然后从自家庭院门口开始,每隔一两米便放上一小堆儿浇了油的锯末子或香蒲,再把浇了油的锯末子或香蒲点燃,一点点飘摇跳动的灯火就卧在铺了层坚冰的街道上,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村外的祖庙前。据老一辈人讲,撒灯是为了让自家的祖先和天上的神明可以沿着灯光回到自己家中,为后辈子孙祈福增寿。

那年月,物资匮乏,撒灯用的油昂贵也不好弄到,因此元宵节能撒得起灯的人家不多。如今的元宵节,乡下人也不时兴撒灯了,也像城里人一样,买回大红灯笼,在庭院门口高高地挂着,昭示着乡下人的日子——红彤彤,节节高!



上灯圆子落灯面

赵宽宏
(贵州)

写下这个题目,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穿越时空而来的童年故乡正月十三傍晚的情景: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小孩都穿着新衣,父亲与我给灯笼插上红红的小蜡烛,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着,而我的目光时不时就会被锅中的圆子勾了过去,心里自是喜滋滋的。不一会儿,母亲说一声“好了”,父亲就会把手洗干净,在家神案柜上敬上圆子,点燃大红灯烛,焚香磕拜,接着一家人围在一起开始吃圆子。这就是所谓的“上灯圆子”。

在我们老家,甚至整个苏中地区,大概都是遵从元宵节时的“上灯圆子落灯面”这一习俗的。“上灯圆子”,象征团团圆圆,“落灯面”,意为长长久久。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元宵节的风俗习惯,因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又因地域不同而异彩纷呈。我现在生活的贵州,汉族人是过正月十五,苗族人过的是十三或十四,并且称元宵节是“大年”。

元宵当然要吃元宵。因地域而异,元宵的叫法有不少:汤圆、汤团、水圆、团子、圆子等等,可大部分地方的人叫的还是“元宵”。元宵要用糯米面做,可我们老家是沙土地,先前是不种水稻的,因此鲜能吃上糯食,不要说糯食了,即便是大米也很难吃到。我清楚地记得,在当年日子很穷的时候,十三上灯,有好几年我都见有的人家是用小麦面、甚至元麦(大麦)面做圆子。这种所谓的圆子,老家人称团子,至少有苹果那么大,里面包的是菜;荠菜、青菜都行,焯一下切碎,捣块把豆腐拌里面,淋些芝麻油,香着呢,孩子们能把肚皮撑得滚圆。

正月十五这天,早上吃圆子,中午吃饭。这两顿饭前都是要上烛、敬香的,上烛、敬香的过程,让我们体味出了一种仪式感。老家这样的习俗也和其它融化在节日里的民俗一样,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内涵,并且我相信还会一直传承下去。

据《仪徽岁时记》记载,“(正月)十八落灯,人家啖面,俗谓‘上灯圆子落灯面’,各家自为宴志庆”。每年正月十八这一天的晚饭,我家锅里下的是面,直到今天依然。晚饭后,孩子们不再拖着灯笼往外跑,这就意味着一年一度的“年”(春节)落下了帷幕。一顿“落灯面”,寓意在这一年中喜事长长久久、绵绵不断,诸事和和美美、顺顺畅畅。

“上灯圆子落灯面”这个俗谚还有后一句,“吃了以后望明年”。生活困窘时期,日子被饿得很瘦,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一回圆子和面条的,因此人们盼望又一个“年”(春节)的到来。我的老家有首童谣可作注脚:“波史六家庄,荞面疙瘩汤,一年吃了三顿饭,沾的祖宗亡人光。”波史六家庄,是地名,合指波斯庄、史家庄和六家庄;一年三顿饭,指的是清明节、七月半、冬至这三个祭祖时节的饭食。后来过了“粮食关”,人们的生活好了,不再愁吃的了,有人将这俗谚后一句中的“望”改成“旺”,“上灯圆子落灯面,吃了以后旺明年”,真好!

关于元宵节的三个片段

兰采勇
(重庆)

观灯

用什么样的心境
迎来这些不眠的灯火
次第亮开了,像生命的火种
在新年的长河中星光点点
那是季节的轻言细语,携带春风
送抵的第一份祝福

自由的姿态

绕过黑夜
与幸福的诗意粘在一起
没有一丝缝隙,也没有边界

灯兀自亮着

催促着我们,朝向光亮的地方
躬身而行
喜庆是个大大的圆心
一圈圆荡漾开来,漫过所有身体

赏月

新年的第一轮圆月升起来了
像妈妈手搓的汤圆,从乡下铁锅中溢出
粘在城市高楼的避雷针上
在仰望里,成为思念的高度

我因工作长久离家

对团圆,拥有足够的耐心和期待
想起妈妈,此时站立乡下院坝
和我赏同一场圆月
像是围坐在桌边,品同一锅汤圆

甜甜,圆圆

月亮抚去我们的泪水
消去思念之痛

闹元宵

这些纸糊的动物
共同奔走,发声
造型,传递内心的兴奋和吉祥
一年一度,习惯这样的热热闹闹

是图腾,抑或祈福

若干个时代积攒的纷纷扰扰
在现实和尘埃中,心动
缘于精心设计的雷声和闪电
千年不老,万年不倒
模糊的印痕逐渐清晰
我们称之为传承

